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十六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書二

與友人論喪中應試書

吾子不弔邁羅大慼僕以平昔交遊親昵而與於執紼之役竊見賢昆季哭泣之哀慘於嬰兒歸棹與諸君子私歎謂近今所寡有心常怦怦媿服無已乃者客自君所來謂令弟將赴試有司而僞爲後於他人者僕未之敢信今果然矣乃不禁憤懣終日而不能無大白於吾子也國有法曰凡居父母之喪官者解任士子輟考夫

親喪固所自盡彼其能任與能考與否聽之已耳曷爲而禁之蓋聖人不忍以不肖待天下若曰此其人在三年中方哀痛怨慕鬱結膠固而不可解責之以任事將叢脞而失職課之以肄業將荒落而曠亂苟反是焉此其人殆善忘其親者也夫是故禁之也

夫未有法而不本於禮者也禮者所以待君子而法者所以繩小人古之君子慘怛呼號而不自已先王憐之謂是將終其身而不能一日殺也於是乎爲之飲食起居衣服之禮有日月焉有變除焉始以稱其情而繼以節其哀而殺情而制禮則有廢誦廢業之文後之達者或遂視父母之

死爲人事之常焉爾先王懼其漸入於老莊墨翟之教而流至於無父也於是乎爲之飲食起居衣服之制而其尤著明而易於遵循者則有去任罷試之律令將爲君子焉禮在而法無問矣將爲小人焉禮不必爲我輩設也其如法何哉而僕則嘗聞今人之言曰喪而貧可以應試其不貧則不可駭詰之則曰富家子冒匿喪之禁將有訐告而魚肉之者若窶人子也誰問之嗟乎嗟乎富人子之幸而得倘有其親也豈不賴一二眈眈者之環伺我而迫致之使不敢不有其親耶若不幸而爲貧者之父母則其死如不死固已久矣又不幸而得志

華服而蒙衰麻之身以謁其主司丹刺而題不祥之名以見其宗戚而爲之姻親鄰里交遊宗族者相率醵金錢走其家爲賀其家乃張樂陳宴懽呼叫笑呶醉累日夜不止或稍稍訾議之無智愚賢不肖皆大驚愕指爲迂僻怪妄之言掩耳離坐而疾走嗟乎嗟乎此其姑相忍而爲此態耶抑其良心喪亡浸潤淪浹已久而固已出於自然者耶吾子試思之如不望其成名也赴試奚爲者如望其成名也亦幾有不出此者乎且法之所禁未嘗不明且備也今求之於飲食起居猶有遵法而無違者乎衣服之制若不敢踰焉然而不帛而已其衣布

之細密而輕柔者無異乎帛也不錦繡而已其衣裳冠履盤紉刻畫異色閒錯爭妍而鬬麗者無異乎錦繡也此其表於外者爾至其褻衣與其燕寢之所服用吾不得而知之矣雖然指其藏於裏者猶將深祕而曲諱之也斥其暴於外者猶將赧顏而遜謝之也獨至應試冠朱纓皮華履姣好之服喜笑之色豈惟不指而斥之且尋以爲固然無足怪嗚呼卽衣服之制而要心害理至於此極子曰衣錦安乎猶謂夫期之後者也今不數十日而泰然安之僕誠不解其何心矣或曰凡爲父母者未有不願其子之成名也幸而得之吾親將含笑於九

原而奚其小節之苛也夫父母豈惟願其子之成名抑未有不樂其子之安居而飽煖者也今不食焉啜粥焉蔬食焉倚廬而枕塊衰絰而苴麻苟無故以爲是父母雖不慈殆必溺泣而禁止之苟宜爲是而不爲死而有知且不以子數屑與其身外之名乎且履歷掌於有司弗可改也今日爲人後不能終三年而更之也則是是子也將終其身謂他人父卽由此成大名登顯秩而與其所生已幾幾乎秦越人矣越人之肥瘠何與秦人而猶曰必含笑於九原信乎或又曰先人殆有遺命焉孝而得之以順其心失寸得尺宜亦可也夫古道自處如

子之先人豈宜有老耄之亂命哉僕固深信其必未嘗有也雖然覆而試者多矣僕又不能信其人之父母之必無是命也鄉有老而生子者比當娶子婦而其人病革乃爲遺命曰我死必無廢斯舉也宗族朋友而强以國法繩我吾家人徇之爲不孝既而其家以質於僕曰從之也殆不忠違之也殆不孝且奈何僕笑應之曰子乃今而將爲忠乎爲孝乎以吾所聞忠孝固不若是其淺也今而翁有遺命焉曰必犯上作亂不者非孝子子乃今而將從之乎故天下之理無小大一而已矣知有輕重而權衡之雖顯親揚名姑徐徐焉爾苟惟命而已

雖犯上作亂庸非孝乎嗚呼至性至情至今日而益薄僕自視與今人曾無少異而清夜汗下猶不敢肆然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徒知有法耳我何以當去任我何以不得與於試返而求諸心或一時焉一息焉得稍動其哀痛怨慕之良則不可謂法之無裨於我也賢昆季至性過人無待激發今或者過聽旁觀之慫恿而不能無動於世俗之好以有此大惑也號哭之聲猶在吾耳令弟而苟赴試哀痛慘怛將終不能抒所學也不然夫豈越數十日而遽忘之何其速也往者僕與吾子論本朝人物居官講學亦推李文貞而每讀彭給諫之奏

竊掩卷爲文貞深痛惜之知吾子今日猶此情也僕聞吾子親交中有勸而無沮故不能已於言焉不然此禮此法豈尚爲吾子之所未聞抑吾子貧士又豈畏人之訐告而魚肉者而煩僕之嘵嘵耶僕又聞前年有訟匿喪於典試者與試不答怫然以爲多言嗚呼主持風化者而亦出此是尤僕與吾子之所深憂也書往答書媿謝覓不試

答友人問夏后氏藝文書

某頓首言前月僕與吾子會於全氏縱論及夏諺客有言夏代文字自夏書外獨存此諺者僕笑而不答是時主賓方雜遝而吾子遽命僕陳說之乃者又書來請畢

其詞情意懇懇推獎甚過何吾子好學之深而下問之勤也夫一代之制作雖其放失殘缺之已久亦豈俄頃閒所能悉數者抑僕實貧陋寡學其去客殆不遠徒以吾子之誠不敢不竭言之故即平昔所聞見者考其存亡與其真僞傾筐倒篋以爲吾子告僕聞之言必有端今何端乎則請以漢藝文志爲例而數夏之典籍焉連山夏易也周官曰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太卜簭人掌之與歸藏周易爲三易其書早亡故漢不著錄唐志十卷司馬膺注者則隋人劉炫僞書也然先儒謂揚雄太元經實依連山以準周易桓譚曰連山八萬言又曰

連山藏於蘭臺阮籍曰庖犧布演卦變後世因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皇甫謐曰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其作帝王世紀與酈道元注水經並引其書夫漢志本劉略劉向旣不得見而揚桓以下反得見之何也金樓子由歸藏推連山斷爲夏書則其書在梁又佚其著書篇所稱連山三秩三十卷者元帝自著書也於夏易無與故孔穎達曰二易並亡若陸佃邵博所見卽隋人僞本耳久之亦失而黃佐六藝流別載繇辭棊詳僞三墳稱山墳爲連山是無知妄作又劉炫之重僞矣夏書存於今者獨禹貢甘誓而

吾謂堯典皋謨亦夏書也堯典已紀舜崩非夏史紀之而誰紀耶故左氏引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稱夏書而墨子亦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至五子之歌與胤征僞書也胤征佚語康成注禹貢嘗引之而吾鄉先生王伯厚氏以爲出張霸百兩篇中其灼然可信者左傳十一引夏書莊八僖二十五文七成十六襄五又十四又二十一又二十六昭十四又十七哀十八國語三引夏書周語二晉語一引墨子七患篇引夏書呂覽諭大篇引夏書雖奇零叢殘信足寶貴而梅氏剽竊竄亂無有子遺

國初朱氏彝尊作逸經考不復采引僕嘗與馮太史書

所爲深議其過者也司馬遷史記引夏書於河渠書中王肅作家語引夏書於顏子篇中是其眞僞未易遽定至墨子兼愛篇明鬼篇並引禹誓非命篇引禹之總德非樂篇引啓之武觀則不但遺句而已並可補夏書篇目之亡者也夏后氏始制禮故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夏造殷因夫子曰殷因於夏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然而其時已有杞不足徵之歎蓋夏禮之亡久矣而惟夫子能言之其平日所講論七十子之徒相與究明而傳習之以筆之書凡散見於大小戴記與周秦諸子書中所稱夏后氏云云者皆是也僕嘗欲集而綴之爲夏禮

略亦足以存什一於千百也且損益從時而其名篇蓋大略不異如周禮有冠禮饗禮而郊特牲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制曰養老夏后氏以饗禮則當時名篇亦概可知也至夫樂章雖周樂之存亦寡矣何況夏樂而其名尚時見他說大夏禹樂也尚書大傳又稱禹作大唐之歌又曰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又有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樂康成曰四章皆歌禹之功淮南子稱夏后氏樂曰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呂氏春秋曰禹命皋陶作之又其後王所作者山海經曰夏后開上嬪於天得

九辯與九歌楚辭注曰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夫九歌爲啟所作本之屈原無可疑者左傳引夏書勸之以九歌而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故王逸曰啟能修明禹業備禮樂也晉人不察以傳所引夏書竄入大禹謨中是九歌爲禹樂矣可乎九招舜樂也啟又嘗修之竹書紀年曰夏后開舞九招洎乎季世列女傳稱桀作爛熳之樂而夏社屋矣此夏樂之大略也周之時夏法猶存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荀子君道篇曰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其傳於今者周書大聚解引禹禁周語引夏令又引夏后氏時儆左傳引夏訓

尸子引禹喪法呂氏先識覽稱夏之衰太史抱其圖法
以奔殷皆其類也左氏引夏書有之昏墨賊殺臯陶之
刑也是禹刑爲臯陶所作臯陶刑法受諸舜其詳在虞
書則夏法亡而於虞書猶足仿彿之左氏又引曰遒人
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引曰與其
殺不辜甯失不經此則大禹作刑立法之仁心精意可
以括一代刑法之全而垂百王之典則者也較之下車
泣罪之說其言尤足徵信僕又聞之墨子之教本諸有
夏然則其辭過篇所引爲宮室與爲衣服之法節用篇
引嫁娶與節用與飲食與節葬之法節葬篇引葬埋之

法其皆出自夏法者乎法家之外有雜家漢志著錄者曰大命三十七篇命古文禹也班孟堅曰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僕按莊周劉向賈誼諸書多載古帝王語所引禹言豈即出自大命者邪雜家又著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或曰黃帝史也或曰夏后孔甲也今不存無能考核然僕聞夏人尚忠其文亦簡施於烝彝鼎者不過一二字故款識家多載商周器銘辭而夏文絕少今其銘盤盂者乃得二十六篇之多邪鬻子載禹所作箕簴銘其言類春秋六國時人而尚書璇璣鈐乃云禹元圭之上有刻辭文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更怪誕無足

究詰者夫龍符玉牒荒唐之言也岣嶁碑文世盛傳之果可信乎而九江記乃稱禹刻石彭蠡湖十洲記稱禹刻石鍾山辭亦不載載亦不足貴凡此比類難一二記姑因數盤盂而爲君子終言之乃其歌詩莫古於五子之歌而書亡矣晉人僞爲之殊不類其錯見他籍而未敢決其眞僞者古今樂錄載禹治水作歌曰襄陵操吳越春秋載塗山之歌呂覽稱塗山女歌僅載一語曰候人兮猗古琴疏載帝相源水之歌其辭即荀子法行篇所稱爲詩詞者呂覽音初篇稱孔甲作破斧之歌而亡其詞新序詩外傳並載桀時羣臣之歌尚書大傳載夏

人飲酒而醉而相持而和之歌又載伊尹更歌太平御覽引符子載龍逢行就炮烙之歌夫夏諺亦歌詩類也註孟子者未之詳察以今也不然之今屬晏子時遂僅以前六語爲夏諺詞而以後十語爲晏子之說僕大不以爲然也向在全氏己備告吾子今略之由歌詩類推則有箴辭有祝辭墨子稱夏箴之辭逸周書文傳解兩引之呂覽新序俱載夏人祝網與湯更祝之辭是皆文字之在夏后氏者也夏文之傳希矣故核諸漢志門類多弗備而惟數術之略曰天文曰厤譜曰五行曰蓍龜曰雜占曰形法則雖叢殘滅絶而或存或亡其名猶有

足以充數者夫子曰吾之杞而得夏時焉康成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今小正在大戴禮中姒氏一代遺書完好而無敢疑議者此其碩果也而王禕序趙説仲集解獨蚩蚩然疑之謂孔子取夏時何以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説仲曰鄭以小正爲夏書（按以小正爲夏書不始自康成趙亦失考）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辰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厤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禕又難之謂安知非精厤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僞爲是書乎嗟乎信如禕言則堯舜禹湯周孔

果有其人乎安知非工語言者造爲神聖以欺我乎忠文疏於考證殆不足辨善乎劉蕺山之言曰夏小正丹書蔚然彝鼎賓三禮之冠冕先輩又言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尊以爲經夏時孔子所取反舍而不習然而雖未立之學官而既已入於禮家尊爲六藝矣若夫宣夜夏天文也瑞厤夏厤譜也洪範夏五行也玉兆夏誓龜也致夢夏雜占也山海經夏形法也請終數之史記曰傳天數者有夏昆吾漢書亦曰夏有昆吾實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一曰宣夜夏殷之法也蔡邕虞喜皆謂宣夜之法絕滅葛洪亦云宣夜之書亡

而其抱朴子中載宣夜說百二十言乃漢郎中郄萌記先師所相傳者蓋有夏星官之書可考見者如斯而已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是又其言星變之見於經者漢志載六家厤有夏殷周魯厤十四卷是夏厤在漢無恙也律厤志曰堯育重黎之後以授舜舜亦以命禹蔡邕曰厤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續漢志曰黃帝造厤元起辛卯顓頊乙卯虞戊午夏丙寅殷甲寅周丁巳魯庚子又云永元十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不如夏厤然漢以來諸儒多疑其書劉向五紀

論曰黃帝厤有四法顓帝夏周竝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正宋志祖冲之曰夏厤七曜西行特違眾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書正義曰古時眞厤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厤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信如所云其存也不如其亡也而僕則謂夏之時固有厤也其名書曰日月星辰瑞厤荀子天論曰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夫古之王者多矣仁君暴主亦眾矣不數異朝之君而專稱禹桀僕故曰日月星辰瑞厤者是有夏之書也此眞夏厤也洪範五行之祖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謂之

有夏之書不得也雖亡而在周書者大略具矣讖緯之家興說遙起乃有河精授禹河圖躍入淵之說其名號多至數十如挺佐輔帝覽嬉之類皆是也其書既焚其軼時見祕怪淺陋無足觀者乃欲悉數其名以當夏之五行未可也而其耆龜則曰玉兆左氏傳引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周官太卜曰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玉兆夏兆也杜子春謂帝顓頊之兆康成雖從之而荅趙商不以爲然也其經兆之體百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康成曰頌者繇也墨子耕柱篇載夏后開鑄鼎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辭曰云云乙又言兆之繇曰

云云僕謂前所稱鼎成三足而方者兆辭也卽經兆之體也後所稱逢逢白雲者兆之繇也卽頌也其他張衡靈憲所引翩翩歸妹僞歸藏所引不利出征皆玉兆之僞見者書在漢猶存漢志著錄夏龜二十六卷者是也其占夢書亡矣而周官存其錄春官曰太卜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康成曰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者是也夫宛委石簣之山青玉白銀之簡未可盡信而所云中經天下經者不可誣也世儒皆稱禹治水伯益著山海經自東方朔董仲舒劉向王充諸儒靡不尊信乃或以爲僞託太史公大宛傳引禹本紀亦其比類而書不傳

太史公曰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信也蓋意亦僞之然僕觀其書博奧宏麗固不類禹貢而與小正相近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其說近是尤袤遽指爲先秦人作僕未敢以爲然也且史遷之不信者何哉爲其語怪也然而重常之鳥貳負之臣兩面之客長臂之衣世不有怪物則已苟有怪物精驗潛效必於是乎知之論衡謂非禹益行遠山海不造僕謂非聖人知足以知物雖行遠亦不能作也舊校三十二篇劉歆定十八篇漢志十三篇隋志二十三卷今本十

八卷蓋劉氏校定本至如括地象地統書之屬竝稱禹作語出緯書無可信者矣凡僕之知者如此夫一代之制作縱極明備苟至乎鼎革喪亂之秋未有不散亡殆盡者固不必推秦政爲戎首也夏之初王風樸政簡其文字殆不多作況古者簡冊繁重未易遷舉又自秦燔以後遭兵燹者更不知凡幾此其傳之幾希也固宜然而閱世至於三千餘年之久遺書遞亡之學官山經小正巍然完好其匪章隻句分衍載籍者若溜涓之沙計兒不能數禮樂刑政時令制度之大卜筮占驗歌謠鄙諺之細雖未或賅備倘足以考見一王崖略僕妄以爲

未必非大禹明德之所呵護者而客乃欲以夏諺盡之此僕之所以笑而不答也雖然尸佼不云乎井中視星者所見不過數星夫僕亦坐井而觀天者則竊慮夫僕之笑客而更有笑僕於後者也惟吾子擴其不備而教益之幸甚某頓首

三百篇有商頌而無夏詩諸子百家引逸詩者亦絕不之及蓋其亡久矣或曰公劉在夏世篤公劉夏詩也故明人何元子作詩經世本古義以時代爲後先取公劉冠首然舊註謂是周公作則未可定爲夏詩也元子說夏詩在少康之世凡八篇公劉以外曰七

月曰甫田曰大田曰豐年曰良耜曰載芟曰行葦又大中閒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以虞人之箴爲禹詩此皆自者一家之言姑聽之可也余又按遡周書世停解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或謂崇禹者夏詩歌禹德也生開者夏詩歌啟功也然其詩已亡未可想像得之若但以禹開二字爲據則商頌禹敷下土方周雅維禹甸之維禹之績皆將指爲夏詩乎此又毛詩博士之故智矣

與朱逖之司馬書

逖之先生公祖大人閣下暌違道貌十二年矣邇年音

問亦復曠疎每從省中諸君詢問近狀知前年曾經奉
諱又知金陵失守圖書蕩然未識骨肉都得團聚否無
恙否田園尚有存否耿耿此心無日忘之段鏡湖觀察
宋思贊司馬亦嘗道及一二而但是彷彿亦不能有的
音也如何如何倘希詳悉告知以慰鄙懷不肖自遭大
故名心淡然以先大夫葬地不吉營度六年始以去冬
得葬蒙賜志銘光榮幽室前不肖求志倘擬分葬故大
作志銘凡二篇今既得合葬未敢併合爲一乃聯綴書
之而不肖補記其由及葬地月日於後本當親謁叩謝
事冗道遠不能如願謹具拓本茲戔戔束帛聊答盛意

於萬一臨發書三叩首先生當遙領此情也文中於事實職銜或有不合大膽僭易一二其餘並依來本四明志刻成既二年矣以尙未覆校故未印行欲屬人代校則恐其疏忽自校又無暇日遷延至今常縈於心今秋定當了此一大願先生許爲作序何以未到今將所刻體例零紙錄奉又附刻鄙著校勘記三十一卷亦望賜作一序其體例亦附來誠欲遺棄一切著作自娛而一年之中強半爲他人作嫁衣裳丁未下第南歸作徐偃王志爾時先生曾賜大序其書尙未刊刻近將刪補之付手民而未能也由近及遠擬先修吳家譜牒去年作

本支家傳尚未脫稿臘月閒成呂氏春秋雜記一書凡八卷其中校正高畢注語尚有可觀以視錢唐梁氏呂子校補竊自謂過之現方搜羅宋元以前四明詩文先詩後文詩已得三百餘家前數十年吾鄉袁陶軒徵君鈞慈谿鄭三雲司馬辰各有此舉兩竝得其手稿增刪之閒究易爲力若書成較李杲堂先生耆舊集多不啻倍蓰矣然吾鄉在宋元有專集而至今存者不過三十家而舉家所有者僅得其半則豈有其集尚在人閒而耳目未賅遂可甄綜風雅之理若竟棄去之則所收三百餘家者又將蕩爲飛塵矣以是不得不仰求將伯之

助今據四庫書目錄其集名下注已有未有其未有者
敬求廣爲搜採或以尊藏見惠或從閣本借鈔務求必
得其費若干統希示知奉還大君子方主持風雅爲吾
黨指南必不至褎加充耳置之罔聞不稍爲此邦文獻
一垂念也臨楮至此又敬謹望書三叩首萬望先生憫
其苦衷曲賜周旋此外凡文章之見於他書及四明遺
事之紀載於筆墨者均希隨筆錄出惠寄擬作四明遺
事及四明職官考四明藝文志三書並以宋元爲斷即
如職官凡宋元文集中幾於無集不有鄞意自郡將州
佐至簿丞巡檢無不收錄師儒山長之在元者亦備登

於冊其軼事詩文之有關於四明者即載本人之下書成亦當可觀也前月從故家得尹和靖集其中居然有吾鄉高司業閌詩一首爲自來選宋詩者所未有吾鄉諸先輩亦徧求司業詩不得得此爲之狂喜者累日謹以附告知己因洪張伯同年返里謹奉書一函拉雜滿紙未罄欲言何時得見顏色一暢懷抱伏惟爲道珍攝諸維亮詧不宣治愚小弟徐時棟頓首

附奉先大夫墓志拓本三十副外新刻鄙著十六種共計十六副藉呈大教又奉表裏一副謹求哂納

再者去年擬刻所作古文稿整理之約得四十卷已寫

樣倘未上板先生見鄙著多矣更欲恃愛求大序一篇未知許之否集曰烟嶼樓文集烟嶼為月湖十洲之一先人故居也近以人多屋少弟已於乙卯四月遷居城西門外顏曰城西草堂而集曰烟嶼者不敢忘故居也古今體詩則更不敢自信且為後圖時棟再頓首

與黃覺軒論碑志不書生年書 乙丑

友朋晤聚交暢所言別而索居往往追理頃者雜遝論對之言而忽有觸也則將急發吾意中所欲云者以重告之而其人既去此所以別足下不數十日而遂有書以貽足下也愚嘗謂古大家碑志不書生年足下信之

乃者至自海上若翻有疑焉而舉金石例中稱昌黎薛君志爲據是時不遑校檢姑妄以爲是偶然耳未足難吾說也暇而思之昌黎於古文爲不祧之宗終不當有偶然者重發其書乃始知吾言信不謬而歎爲例者之妄作也薛君志曰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凡金石例先書某年月日卒復書年幾何逆推之而生年可知也昌黎碑志多變文或先書年幾何復書某年月日卒若此者多有難備舉或先書某元幾年次書年幾何次書某月日卒此志與清邊郡王碑是已雖自以意參錯變化要其不

書生年一也今爲例者誤東都生之生屬元和而卽以爲韓書生年之證則集中碑志六十餘篇幾見有不書卒年而轉書生年如此志者而第於薛平異之唐制博士助教皆有分司東都者或但稱東都如唐書昌黎本傳云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或稱東都生此志外如周況妻韓氏志云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固不能據其一以爲之辨且吾安用是繁稱博引與爲例者相詰難哉浸假薛君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是當卒於宣宗大中九年者而昌黎卒穆宗長慶四年至是其卒也三十有一年矣而能志其墓乎古文雖小道然未有不本於經者堯典紀一聖但書崩年顧命於成

王始具月日夫子作春秋詳記天王至卿大夫崩薨卒葬而月日之而不書生年其獨生魯莊者爲當時舉典禮公穀傳春秋以夫子爲萬古一人而附記其生是皆特書非恆例倘讀春秋史家之祖也故良史如司馬班范亦紀其帝王生時符瑞而不具年月日後世乃以生日爲聖節受朝賀於是乎史臣具書之雖書之非古法且夫忌日者君子終身之喪也春秋大夫至以從祖之忌廢公事漢唐以還賢者廢酒肉辭攝祭其不肖者或以匿忌罷官若是乎其重也此非孝子慈孫之所敢忘也夫是故鄭重而書之而詳書其生年月日是奚爲者

耶考於經如此核於史如彼儒者爲文章號稱古文宜安所取法耶宋後作者多不曉古法一二大家能知之而不肯言白茅黄葦舉目皆是乃不意著書立說將勒爲成例以示天下後世爲正鵠者而乃還就古人之文誤其屬讀如足下所舉云云也世有刻潘王黄三氏書爲金石三例者吾家有其書刼後失之顧嘗記是三例者皆不能言古大家之不書生年若誤讀昌黎文而反有援爲例者則忘之矣足下所舉殆出蒼崖滋誤後學不可無辨故論昌黎之必不然復抉其所以然以堅足下之信抑足下告我謂在海上之疑吾言者始吾友郭

生郭生方遂志治古文雖區區末節其必當有心得而毋惑乎前人成說而過信之也是不可無并告之也五月二十四日某再拜

記王止仲墓銘舉例是全錄古人文以爲例而非瑣標名目者若黃黎洲博雅勝前儒其著金石要例恐不至於誤讀韓文故疑黃君所述語出潘蒼崖金石例中後余復得二例果如所料此等名例原屬瑣碎讀古人文未必尋究到此故後來作者之書生年無足異也特二君旣將援古著例有意推求篇篇不書自當覺悟乃無一能言而蒼崖且誤讀而妄言之是

可怪已又按溫公書儀載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禮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則此法實壞於南宋者

與及門劉藝蘭書

凡吾無是書而假諸人也其不能妄有所評論宜也若插架吾固有發而讀之而思之而未必其無疑也疑而深思之而未必其無見也則何弗卽吾所見者而姑評論之其閒耶他日復發而讀之而見夫我之嘗論乎其閒也則必將取彼之所云而更思之卽我之所論而還按之而用力既久未必不以向者之所論爲未善也則

又何弗自闢吾前說而重論之耶又他日復發而讀之而見夫我之嘗一論而再論之也則必將更取彼之所云與吾前後之所論者覆按而深思之而用力愈久彼此是非由是而可定矣語曰溫故知新禮曰斆學相長此其益殆有甚於師友之講貫而切磋者也今讀其書震其名而不敢疑也則是仍未嘗思也雖或疑之而震乎其名而不敢更以他義反覆之也則是仍未嘗疑也亦或有所見而終震乎其名而不敢以後生小子輕擬議之也則是仍未嘗有所見也夫未嘗思未嘗疑未嘗有所見而欲使所讀之書之有益於我也殆未可幾也

世之著書立說者往往好出新意詰難前輩此其人吾深惡之今乃爲斯言者爲學人用力者言之而非爲著述者道也夫我讀其書而一再論之至於用力之久而始知吾向所云者卒不如彼所云者之至當而不易也夫然後彼之云真不啻如吾之云而其書乃益於我矣而固不惟是震其名而已也又或反覆焉而吾之云未必不加於彼之云則不妨取而別記之雖他日以爲著述可矣而固非出新意以好爲是詰難也此讀書之一法也足下好讀書而過於迂謹一二名下之士深信其言而不疑端恭遜讓迴異浮薄雖然吾懼足下之隨人

而自局也故爲斯言進之若夫黃稗不熟動輒喋喋吾惡之且不暇其又敢爲斯言以助其狂耶

烟嶼樓文集卷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七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傳

秦孝子傳

秦孝子者諱嗣瀛字一占鄞之西郭人少孤貧不能養母違其家五里爲人坐市列雖隆冬大風雪夜必歸母掩戶待之旣歸入侍母話一日已事雜剌取見聞爲懽笑母倦始就寢日以爲常旣而娶婦不善事君姑姑婦有違言而未之知也一夜歸來入母室推戶戶闔瞿然而駭往詰婦得日間勃谿狀大怒然性長厚且無如婦

何遽出反叩母氏室長跽戶外且跽且號母在牀呼就寢跽且號如初母不得已起開戶納之跪牀頭百言慰母母命之寢寢牀下旦日婦懼謝罪然後已一夜母盛怒卒閉戶拒之不得入孝子跪戶外終夜隱聲泣母察之無聲意已去姑就枕平明起開戶見狀驚抱持大哭孝子跪膝下亦大哭婦聞感且悔前叩頭謝矢不敢亦大哭鄰里驚起入門相問訊髮鬑鬑得一二咸歎息揮淚去蓋孝子不能一日居於家每以母室之開闔驗婦之孝謹而以長跪痛哭刑其妻不數年婦遂爲所化孝其姑逾於常婦人夫孝肅行也夫豈惟稱詩說禮而後宜

踐之哉乃至性之發往往在編氓市井閒而逆親之行販夫賈豎所不忍爲者又轉出於士類其故何也父久在縲紲中百計求贖鍰不可得而厚擁其妻之嫁貲而終不一顧或咎之則曰是吾妻主之非我能與聞又曰吾妻儉人也我豈得出其財而揮霍之此豈亦販夫賈豎所不忍道而乃出自庠序人之口是尚得謂有人心乎哉嗚呼以順若此以逆若彼又豈得相較乎哉久之母病凡力所能爲者皆爲之母卒哀毀骨立每夜半起拜北斗星四十有九凡四十九夜雖不無少惑然而其志可哀矣

徐時棟曰孝子吾父友也年少未獲摻杖屨又不幸早孤未悉其行也長與其嗣君熙臣去來屢見必把酒道舊故顧不肯一語及先德殆爲母氏諱之耶爲母諱隱其父矣且其母卒孝婦也春秋大故過奚諱焉後余得其事於周君維增是日座有述某生事相告者必惡之周君曰此殆謂婦人不可化耶因語孝子之詳如此周君又曰以孝子之愿朴而不言而勸不怒而威斯其誠爲之也至誠未有不動人者則夫人豈有不爲至誠動者時以爲知言

王孝子傳

王孝子學旦字景周鄞之仰章鄉人生四歲而孤母氏阮守節撫之稍長事母謹母夜織挑燈隨之讀既冠取於劉其年遇火諸父力遷張陳皆倉皇而大父棺方在堂孝子急呼妻黨與母同舁大父棺及趺足踏趺棺自足上過裂𨁝出血而已未之覺也未幾與諸父異爨自以身為寡婦之子終讀將累母以家政乃廢書措家日理瑣屑夜侍母言笑不命去終弗去母或不懽力勸慰之或怒未及理長跪請罪既而劉卒繼之以楊偶不相說曳杖卒婦跪母前至老而事母猶常常加此始劉生子女各一母以無女視女孫如女劉卒尤愛憐之嫁於

陳一年而歿母哭泣哀思成疾每疾發氣上逆不省事百計調護之不得治焦思傍徨亦得狂疾者三月母旣喪女孫愛女孫婿女孫婿來開說之病得解以是屢召婿視母所以待婿甚厚外家貧不懈存問爲舉其喪營冢塋他日母歎曰未亡人有此兒無恨於寡矣久之以母苦節聞得旌如例孝子卒後十餘年其婿陳某來請傳書其犖犖大者

贊曰方余避難縣慈村過修源寺遇王君始知其先人爲吾先君故交乃今而知孝子也余嘗傳父友蔡孝子童時又竊聞先君言湯丈之山左覓父柩屈指先友無

媿至性者邈茲三矣夫至誠至德古今所難若家庭順親之行士大夫謂恆常無奇異不足表暴於世其所論議行誼至高但崇空語而割股廬墓矯激之行又相與色喜稱道之著述家沿為例焉而不可破夫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經所謂庶人之孝也而必尚之抑獨何哉

貝清江云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書之按此實文人好奇之過也凡作文字必思有以興起後世若但傳遇變之人則安常處順者皆將藉口於遭逢之幸而不足以動其自反之彝良觀感無由人心所以日媮至性所以日薄也曾閱至孝古

今無異詞而孟子稱曾子只是以酒肉養父夫子稱閔子只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證之似乎芸瓜衣蘆世所傳家庭之變皆屬附會然則二子之孝亦不過始終盡道耳且始終盡道談何容易而尙不足書耶聖賢立敎至中至庸人人可以則傚非如後世文家矜奇炫博務爲撈獲而無當於勸懲之義也友人讀此傳謂其人平平無奇不得題以孝子故特附論之如此

周抑齋先生傳

周先生艮劭字友高學者稱抑齋先生生三日父端翁

持燭逼視之目光炯然旣離文葆試授之讀誦聲與端翁琴聲相上下端翁不竊士善鼓琴常走逝都一日在杭州寄時食餉諸兒母以餽姍巢不之告也旣而歸從容問曰吾他日貽兒曹食味何如諸兒倉皇不能對先生遽曰美甚兒至今猶在口也長肄舉子業不肯習時好充鄞學增廣生屢試不第遂棄其業專力於詞章或酒後命筆酬歌一曲慷慨涕沾襟其他星厤音韻句股壬遁之學殫精竭慮皆有撰著而未成書又以餘力爲書畫篆刻見者珍如拱璧而已爲强弩之末矣至性惇篤事父母以孝聞端翁歿先生不能治生產而館穀所

入時分諸兄仲兄早卒孤寡力任之見人無貴賤必以禮知交或改轍苦口箴規之卒不聽始絕他日母迫之就試既去而母病先生在省中忽心動急歸中途冒大雨得寒疾居喪又毁瘠過哀未數月竟死余觀先生氣甚豪顧乃最奇離騷經每讀已大哭哭已復讀又召門下士善哭者來與呼哭相應和當是時則自以天地之大而我乃蝨乎蠕動其中況又重之以古今之感往來代謝皆若與我無親比焉者悲從中來長哭不止故其於老莊列禦寇之言皆有深契而流連往復之不能自解以至於死可不悲夫死時年三十九門下士哀之歲

以五月七日爲魚菽之奠積十餘年近今亦稍衰矣仲子宏縉與余善亦礧砢有奇氣

徐時棟曰余讀先生所作壘塊杯得失之際何其悲也世徒以繩墨求之過矣始予少時先生來吾家自門隙瞯之高論若無人焉壯觀其文辭又何落落無凡響也嗚乎儻所謂未見其止者乎

陳西耕先生傳 辛丑

先生諱濂字遂佀號西耕先君子遇事必商籌燈寒夜娓娓不倦先君子與客夜坐則令兒輩賦詩侍長者或座上客滿發言盈廷未有定論先生不大聲色決之以

理度之以情參之以世變事無周章從容而理之余每聞先生言雖不解所謂未嘗不歎其才之能鎮以靜也先生始爲諸生文詞磊落傾其曹郭公文誌令於鄞下車采風以先生冠多士甚許其才且期之至歷試不第淡然置之世無知先生先生亦不欲自見於世而先生遂以明經老矣吾鄉中秋後天下一日先生以是日生往歲先生年七十賓客將壽先生忽買棹抵黃公林拜漢黃公曰鄉先生廟祀於此不可以生年七十而未有謁也既歸意若有所動疾作踰月而卒先是嗣君勸中拔萃科外用方捧檄走粵西而先生大病幾死明年告

歸省親先生無恙也未數月先生沒沒朞年而鄰有遊夷之變流離患難老成多抑鬱以死而先生不祈於祝宗而已脫於奔亡之厄嗚呼先一年而死與後一年而死皆將不得成禮乃今而知天之待先生者厚也先生之卒也鄉黨咨嗟喪之而余思先生而重有哀焉少時好弱而惡懦一日忽不得意於邏卒思所以辱之適先生自外來問曰何以有怒容告之故且與之謀先生笑曰少年盛氣哉雖然子未知爲諸生之難也守其身如處子而不敢與知其他猶懼非笑之入吾耳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子之先人終身誦之曾未之聞耶先生既

卒勤復與余交請傳先生申之而未報也喪亂以來始克爲此夫豈惟前諾不敢忘先友之感實往來於吾心抑不肖幼孤失教求覯老成人之典刑而未易得冒不韙之名亦悔於厥心嗚呼此余所以記先生遺言而不能不愴然於懷也辛丑十一月朔徐時棟撰於它山

長者王東亭翁傳

國朝乾隆閒鄞有長者曰王東亭翁諱宏詩字昌言國子監生父成瓛母張氏生六子二女翁以長男措家廛身居積得稍贏餘及壯未昏或勸之曰我五弟二妹方幼少我有室難兼顧矣年三十三始娶以次爲弟妹畢

昏嫁而治居宅分界之事親極甘旨婉容孺慕沒身不
衰父晚歲苦風病于治湯藥者七年第五弟中年而風
不能理生產翁資其家終身女弟適陳三年寡撫孤子
爲之娶妻戚友告匱視親疏緩急爲佽助蓋於三黨竝
粲然有加惠云翁伯叔父三人皆貧無子皆後翁諸弟
養生送死皆翁力任之旣而舉其喪洎其妻妾凡七棺
葬石山衕與父墓在鹿山者望曰地相近如此我子孫
來祭吾父墓拜掃之易耳歲時忌日祭其先必誠且敬
以及其先世旁支之無後者謀創建祠堂買地西郭稍
鳩貲爲畜積迄翁子卒成之嘗歸自會稽與同邸客竝

舟檥百官鎭邸人誤以十千錢投翁舟旣歸始覺驚曰此必有冤死者卽買舟行二百里達前邸而客方意舟人盜錢下諸吏將鬻女償矣翁至事得解年四十六始生子又十年生仲子課之綦嚴其後伯以積學勵行聞仲髫年成諸生翁歎曰吾貧故失學吾二子成名無憾矣嘉慶元年遘疾幾殆伯子刲臂肉進病閒會毋氏以九旬考終翁哭泣哀思病復劇十餘日亦卒享年七十夫人吳氏子二伯大綱縣學生贈蕭山縣儒學教諭仲大緯嘉慶二十三年舉人揀選知縣孫四人仲孫棻道光十九年舉人今司訓蕭山與吾家有連曾孫十七人

其四人方有聲庠序閒

贊曰翁不反遺錢誰知之知亦誰責之而舟人之子殆矣甄彬歐陽傾以還金盛傳史氏彼未嘗於人骨肉有損益也而翁益長者矣孝弟爲仁本觀於翁尤信王氏在明初有諱道之者與其弟翔部主事敬中始分支由道之傳十世至翁大父四百年來一支而已餘支不旋踵皆絕翁大父有子四人父有子六人亦或絕或僅存存者亦微乎爾而翁之後獨以孝友詩書世其家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以翁視其餘亦薄祚焉耳而盛衰若此嗚呼孰謂天道杳茫而不可問耶

朱靑石傳 己未

靑石諱文杏字午橋鄞人父瑤甯波府學生爲縣大師有名靑石少孤貧爲人抄書入慈谿巨家主人使寫袁枚駢體文靑石爲點竄其使事錯誤者主人見之驚曰若非書傭何爲而在此以貧困告主人且喜且憐之曰始吾慢子子吾友也改容禮謝遽延之爲上客由是發其家藏書徧讀之性彊記過目恆十行下時盛行考據之學靑石意不屑儕笑曰是瑣瑣奚爲哉他日見朱氏經義考則又曰此一月而可成書者其大言多此類始學爲經解成諸生有賦家謾侮之靑石大恚立棄去學

駢體詩賦又高出儕輩顧以貧故常爲人捉刀學使者試菊影賦青石既爲人成三篇日下稷矣已卷空無有倉卒寫數百字投卷以出明日甲乙下三賦皆高等而青石名第一皆譁然怨青石爲人謀不忠及取其自爲賦讀之又必弗善也嘗謂天下事無難能而紛紛者敗之諸君或聚議庠序去之不少顧自負經濟才人莫肯信之而任氣敢言慷慨論氣節每以意孤行其所難不終計成敗亦不求人知也館象山石浦村爲浦中興大利浦人爲之建生祠余聞而怪之以問青石青石笑不答道光十九年有妄男子發王桃源先生墓問官哀矜

之士大夫交起成大獄會巡道李公紹昉課諸生雲石山房青石與焉乃爲駢體文一篇獻之大略言先生宋大儒墓發而守令仁慈將激變公以告問官始用嚴刑得其情事定衆攘臂論功而不知青石之與有力也其讀書亦不爲門戶之見好觀大略通其意而止嘗除夜坐余家烟嶼樓余方用故事祭長恩驅書蠹青石與余兄弟其聯句爲詩有曰寢饋於其中粉碎破虛冥字字必咀嚼敗壞先聖經甚於厄秦火殺之有餘腥噫考据之學其流弊未必不至是而疾之已甚遂乃以激切形語言蓋其意趣如此故其得失亦半之四部之書問之

皆了了窮之則窒而世遂欲以目錄才子誚之則苛論矣余嘗勸青石下帷遜志稍事著書雖草稿劄記中未必無一二精到語可詔後世而東西奔走老困衣食語言文字無足傳者是則可爲青石長歎息者也青石貌奇古而崎嶇如五嶽飲酒少許輒脫帽汗雨下氣蓬勃自頂上出望之如雲興於山晚歲不得志被酒羸坐往往對嚴武呼挺之每來吾家座有他客則余必强制之青石固不余怪然過從漸稀未幾而青石死矣卒於咸豐七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八子二正傳正芸卒之前一日尙以賣賦就試日昏黃或見其跛躄出場屋明日遂

卒石浦諸弟子方以試事在鄞乃與鄞人相率斂葬之靑石所著旣不傳傳者卒駢體詩賦酬應之作菊影賦世勿善也獨蒼涼有古意爲點定而存之雖然靑石卒潦倒貧賤不遇以死讀其賦亦可以知其人矣其詞曰落落疏疏蕭蕭槭槭是影是花爲人爲菊散漫兮遠岫攲斜兮短闌冒雨兮初開經霜兮未殘顧乃顛狂笑傲跌宕風流亭臺顧盼山水優游烟雲恣其揮灑星月與之夷猶伊半醒而半醉羌雨秋而風秋旣若隱而忽見乍將去而復留朝而出兮園東暮而歸兮籬右曉吾見其入簾午吾見其窺牖或逢人兮寫眞時邀月兮舉酒

删俗態兮盡無儺花意兮都有柰何哉䍦服亂頭殘衫破帽孤雁淒淸西風毷氉客或未來人所不到古處爲歡對影自悼孰尋我於無影之影竟指我以不傲之傲此豈凡品是爲古狂放浪游戲閱歷風霜憐爾婀娜視我茫茫有神無迹形與影忘嗟乎噫嘻秋思可悲花影人影一枝兩枝是耶非耶何翩翩其來遲我婆娑而起舞花動搖兮迷離倘顧影而自愛謂人濟兮如之

贊曰海濱有地曰白塗多煮鹽亭戶青石祠在焉始竈民受制於其商青石爲平之商怨青石而竈民盛德之不衰一日方斬牲陳優羅拜塑像爲青石壽而青石適

至眾大喜驩呼擁青石坐像下歌舞酣笑竟日夜及青石既卒或見其自海上騎白馬入祠中迹之不可得村民益神之擲杯珓獻雞酒無虛月噫青石其信爲神也耶余聞之石浦人云

姚梅伯傳

梅伯姓姚氏名燮鎮海人生周歲未能言而識字二百餘坐大父膝頭手指無謬者有客過其父梅伯方五歲索佩囊不與而啼客笑曰能作燈花詩當與汝琅琅賦五言二韻客大驚解佩囊去梅伯以絕人之資讀書恆十行下自經傳子史至傳奇小說以窮遠乎道藏空門

者言靡不覽觀既成孝廉公車北上則出其才交天下士士無不知鎮海姚生遊覽閱歷日益多交益廣謏述益富才益奇客中金盡不得歸拉雜畫數十紙投有力者且日視之策馬行矣道光二十三年大病幾死養痾郡之報德觀忽大曉悟取生平綺語十數種摧燒之自號復莊是歲余客杭州有傳梅伯死者比歸知無恙過之觀中方作道士裝爲人懺悔相視而笑出手注玉樞經籥茗其讀余嘗評梅伯所著駢體文第一詩次之塡詞又次之餘所橫溢皆可觀傳人也而梅伯自言有詩萬餘首遴之至三千可以視古無媿邑聞者笑之余固

知梅伯言不妄也

建隩唐四傳 丙辰

建隩在鄞西南錫山之下唐氏童氏族居之咸豐六年夏有竊盜入唐志喬家覺而逐之逃唐四者其傭也聞呼聲驚起袒裼執菸幹往追盜及諸野手握盜頂髮而以餘辮帀臂上盜不能脫固哀之不可盜怒出小刀擊其臂四左手以菸幹格之盜愈怒亂刺胸腹腸開一刀中其心會家人蹤跡至四大呼曰盜在此吾死矣勿縱盜衆爲解臂辮而縛之四徐徐取腰繫巾自捫其心腹良久始仆目怒張左手執菸幹如故

徐子曰建隩山僻也孝女童八娜有傳在宋史相距六七百年而有義傭唐四者出焉夫四得於主幾何主所失於盜又幾何而必發憤而以身殉之則夫平日所得既倍於四萬萬一旦其主所失且倍此不啻萬萬者又當何如耶人皆曰予知而四獨愚異哉余嘗聞志喬以其名則曰未讀書故無名是尤可異矣

李縫人及買杖者傳 壬戌

李縫人者鄞人少孤善事母無何母死遇忌日不事事雖急而召之莫能強也晨起掃室布几筵焚香獻茗告而去至市上徧覓向嗜好買以歸手捧饌進之而侍立

其側箸夾饌置母前曰阿母食之今日買諸市尙新鮮而價廉阿母食之已乃反饌於器泣曰母不能食矣則哭以至卒獻皆如之將徹舉近所爲諸事娓娓白母曰阿母誨我則又泣曰母不能誨我矣遂慟哭而欷歔太息涕被面者竟日也始家人驟見之以爲狂數見不復怪久而大家戶知之遇是日輒不召皆曰李縫人之母之忌日也

鄞有弊政曰買杖縣官坐堂皇集稅吏催科吏度是日當被杖則易一人代以入每一杖錢幾何官不之察也雖覺弗禁縣治之側有孤子者貧甚而母風起居轉側

皆需人已深念曰吾不辭行乞顧誰侍我病母者或告之曰若養母而不能離母此與母俱死耳縣中有買杖者爲時暫而得錢易可爲也泣而諾之而戒之曰召我愼勿使吾母聞也於是日得甘旨奉其母母詰所自詭而對將出必以果餌菸蒳及母所需置牀側掩戶而去俄頃旋反雜里巷瑣屑語告母時或爲優人歌舞嬉戲母前母喜而笑則撫掌其笑夜卧牀下聞聲躍而起其母歡樂受養幾三十年而終不知其子之代吏而受杖也母死衣衾棺椁備旣舉喪與其父合葬遽削髮逃去不知所終

贊曰先王制禮以忌日爲終身之喪士大夫素服謝客徒具文耳乃不意縫人也而深知禮若此彼養其親而毀其身者又何不知禮之甚耶夫彼則固已環念焉而計無復之而以爲不毀其身之必不足以養其親也故忍而出此而又未嘗不知夫養其親之必不可以毀其身也故毋死而遂爲僧則吾又深怪夫郡縣之大數十年之久而曾無一人焉憐而告之而拯之而使之終出於是其志可哀其過尤可痛也嗚呼若縫人者足以風矣

烟嶼樓文集卷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